



原名《曙光》

一座城，两个人，  
三生有幸，  
能让我成为你的一生挚爱

# SWEET LOVE 甜蜜爱恋



佳丽三千——著

巧克力 ⊕ 芝士 ⊖ 爱情多巴胺

原来怦然心动，  
是那么简单和醉人。



美女“小霸王” vs 神秘医学世家  
**甜品师** 继承者

晋江人气小天后佳丽三千

继《独爱无二》后，  
让所有人都甜到心口的

萌爱情故事

—— 独家番外倾情奉献 ——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 LTD.

SWEET  
LOVE

# 甜蜜 爱恋



佳丽三千  
——  
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 LTD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甜蜜爱恋 / 佳丽三千著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5399-8271-7

I. ①甜… II. ①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85084号

书 名 甜蜜爱恋

---

作 者 佳丽三千

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

选题 策 划 石 颖 姚 雪

责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

文字 编 辑 姚 雪 王红依

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

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集 团 网 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×1000毫米 1/16

字 数 230千字

印 张 16

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,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
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399-8271-7

定 价 26.80元

---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SWEET LOVE

♥  
目 录

♥ 第一章 最好不相见，便可不相恋 / 001

♥ 第二章 最好不相知，便可不相思 / 018

♥ 第三章 最好不相伴，便可不相欠 / 042

♥ 第四章 最好不相惜，便可不相依 / 065

♥ 第五章 最好不相爱，便可不相弃 / 081

♥ 第六章 最好不相对，便可不相会 / 113

♥ 第七章 最好不相误，便可不相负 / 134

SWEET  
LOVE

# 甜蜜 爱恋



## 目 录

SWEET LOVE

♥ 第八章 最好不相许，便可不相续 / 152

♥ 第九章 最好不相依，便可不相偎 / 178

♥ 第十章 最好不相遇，便可不相聚 / 200

♥ 第十一章 但曾相见便相知，相见何如不见时 / 217

♥ 第十二章 安得与君相决绝，免教生死作相思 / 227

♥ 番外一 / 242

♥ 番外二 / 246



## 第一章 最好不相见，便可不相恋

S W E E T   L O V E

烈日当头，黄色木舟划破平静的湖面，一根根透明的鱼线被抛入湖中。这里正在上演着一场激烈赛事，二十位国内一级钓手齐聚一堂，来参加全国垂钓挑战赛总决赛。

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位另辟蹊径将小船划至芦苇丛旁的钓手，他戴着一顶渔夫帽，宽大的帽檐遮住脸，摄像师只能拍到其锋利的下颌角。这样炎热的天气，他却穿着一件长袖白衫，宽肩上披一件多功能背心。他修长的手臂稳稳地拿着鱼竿，旁人几乎不能觉察他的吐息。

也不知是不是天气太热导致水里的鱼都没了精神，岸上的人焦急地等待着，久久不见鱼儿咬食。此时那人突然飞快地起竿，一尾银鱼在空中划出一道闪亮弧线。岸上的赛组评论员激动地喊道：“上鱼了，上鱼了，这是今天的第一竿！”

其他参赛者纷纷扭头望去，但那渔夫小帽恍若未闻，收竿重新挂饵，几秒间便再次挥竿入水。他的一连串动作流畅舒适，张弛有度，令人赏心悦目。

这时，工作人员报出剩余的比赛时间，只是参赛者们大多颗粒无收，有的早早就放弃，收拾家伙准备上岸，忽然听见一声高喊：“快看，他又上鱼了！”

众人纷纷侧目，的确，他又上鱼了。同样一片湖，同样的温度，同样的时间，只有他一次次的上鱼。

时间所剩无几，一声哨声吹响，比赛结束。接下来工作人员将进行缜密的统计工作。一只只舟儿慢慢地泛回岸边，众人纷纷上岸，只见那人站在船头伸展了一下身体，低头时无意露出后颈的一根红线。

其实胜负已经没有悬念，大家都在等待颁奖礼。空闲时，几个国内有名的钓手在讨论那人，说：“FLW世界户外钓鱼大赛连续三年的冠军，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我们这种国内的小比赛里，没想到用惯了路亚的职业选手钓饲料也这么牛。”

很快，组委会公开透明地公布了每个钓手的公斤数，接着开始进行颁奖仪式。香槟、礼炮、支票、奖杯，人们鼓掌欢呼，簇拥在一起交流讨论技巧心得，只有那人拒绝了一切合影，低调地站在最后，手中握着一杆赞助方相送的高级钓竿，静静等待一切的结果。

可突然有一股人训练有素地拨开人群，朝奖台奔去，这场钓赛的冠军拉低了帽檐，

将支票折好放入衣袋内，飞快地闪到了背景板的后面，只剩一座金灿灿的奖杯被遗忘在台上。

刚刚还是艳阳万丈，这会儿却骤雨突降。

男人在巷尾被堵住，漂亮的手挥舞鱼竿轻快地抽打着追逐他的人，巷子窄小，他慢慢后退，拉长距离，用鱼竿最有力的尖端如点穴般快而准地轻戳，有几个人躲避不及，歪在一旁好似睡着了。

也有善战的，趁机捉住鱼竿的一端，使力一拉，想要将那戴帽子的男人扯过来，却不想，那人竟然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，反手一推，鱼竿划破空气，带起一丝凉风，将敌人的手心划破。

有人窜至他三步之外，他突然从那钉有很多小口袋的背心中扯出一道透明鱼线，上前缠绕住敌人的脖颈，猛地推向后来的几个人，敌人节节退败，他乘机反身跑入雨幕中，留下身后一片呼喊：“大少爷，请留步！”

他没有回头，仿佛没有听见。雨幕将那些字句抹去，一干二净。

几天后，靠海的汀城，一个男人从车上下来，穿白色长衫，通身只有一个黑色旅行包，低头时露出后颈的红线。

他低着头慢慢通过出站口，站在路边的树荫下眯眼望天，太阳刺眼得令人不快，他却愣是看了一会儿才罢休。

他走走停停地环顾四周，似乎并不赶时间，路过一家小店，他停住了脚步。那是一家咖啡店，紧紧挨着海边，人们进进出出时将门上拴着的风铃拨响，发出悦耳的声音，他立在三步外看了一会儿，脚步终是向着风铃走去。

抬手轻轻将门拉开一道缝，风铃斜斜的蓄势待发。伴随着叮当铃声，店里一个看起来年纪很小的男孩抬起头，随口说出的“欢迎光临”到最后一个字时竟然无比认真。

店里是蓝白相间的色调，干净得令人很舒服，男人在离空调最近的位置上坐下，一页一页地翻看菜单，在上面指了指，很快，一杯冰牛奶送到手边。空调呼呼地吹，他端起牛奶抿了抿，觉得味道不错，又喝了一大口。他用舌尖抿掉唇边浮着的白色奶渍，微长的头发遮住了眉眼，眼尾隐约能看见一颗泪痣。

店里的男孩时不时就要朝那个座位看几眼，他发现眼尾带痣的男人不像一般客人那样放松地靠在椅背上，他的后背一直挺拔端正，姿势不刻意，又很好看。

很快，他喝完一杯凉爽的冰牛奶，拎着他的黑色小包离开了。

单看肤色就能知道他不是本地人，男孩遗憾地过去收桌子，不知以后还会不会再见。

幸运的是，他们还是再见了，隔了不到二十四小时！他推开门，在昨天那个位置坐下，除了冰牛奶，还多点了一盘炒饭。男孩发现，他是把炒饭里的虾球留到最后才吃掉的类型。

第三天，他又来了，照样是海鲜炒饭，却发现炒饭底下被埋了很多很多的虾球，几乎要藏不住。他抬头看看吧台，见每天服务他的那个男孩青涩地朝这边笑了笑。

可他却没有继续用餐，而是留下钱后马上离开。那些无缘无故出现在炒饭里的虾球

好像让他非常不高兴。原本低调得意着的男孩再也笑不出来，一颗玻璃心碎成渣渣。

日头西下，一个女人推开门径直走到空调前停下来，边吹冷风边问：“店里没什么事吧？生意怎么样？你有没有偷懒？”

沮丧了一天的男孩终于有了交流的对象，朝他老板嘟囔：“南珍姐你真的应该看看，我的娘亲哟，太帅了！”

南珍已经连续三天听她家伙计毫无节操地夸奖同一个男人，忍不住一颗爆栗敲下去：“阿彬，专心做事，不要意淫顾客！”

“他是我真爱！”

“这已经是你第一百零八个真爱了！”南珍终于舍得从空调前离开，将一卷海报交给阿彬。

“南珍姐你坏，我不跟你说了！”阿彬跺脚扭腰地从吧台出来，帮南珍贴招聘广告。

南珍无视阿彬，坐回吧台开始盘点抽屉里的现金，然后在手机里记下电费、水费等字眼，最后，她看了看已经被阿彬贴在店门口的招聘广告。

咖啡店的薪水不高，招人困难在所难免，南珍等了三天也没等到合适的人，却见阿彬欢呼雀跃，说他男神来了。

此时南珍正在后厨跟甜点师商量要送去某家酒店的杯子蛋糕订单，没空跟毛都没长齐的小孩胡闹，她甩开阿彬相邀的手，敷衍着说：“一边玩啊，姐姐没空。”

阿彬只好独自一人欣赏美景，这种包场的感觉，太赞了！

那个男人今天戴了一顶帽子，竟然就遮掉了整张脸。阿彬不禁感叹他男神的脸是有多小！男神推门进来时扫了一圈，见老座位上放着一个女式包包，就选择坐在晒不到阳光的角落里。他微微仰着脸，透过帽檐看玻璃上贴着的那张双面招聘海报。阿彬翻出抽屉里的小镜子仔细照了照，正要捧着菜单过去，就见男人朝这边来了。

心跳瞬间加速，脸颊还控制不住地涨红，阿彬捂着脸问：“怎……怎么了？”两分钟后，南珍被阿彬像拔萝卜般从后厨拔了出来。

这是她第一次见到阿彬的男神。只见这个男人指了指海报，再指了指自己。他的意思表达得很清楚。南珍真的很难相信这个男人会愿意来做这份工作。阿彬在她耳边聒噪地呐喊：“留下他！老板留下他！他是活招牌，小姑娘都喜欢这一款！”

南珍很认真地问她：“你确定？工资不高的。”

他点点头，又指了指自己的喉咙，摆了摆手。

他看起来不像是在开玩笑。阿彬像被谁掐住了喉咙，再也发不出一丁点声音。南珍之前以为他是要酷不爱说话，现在才知道，他是不能说话。

“你跟我来。”她带他进了仓库。

仓库里摆着一套书桌，是她平时用来算账的地方，此刻她双手叉腰，盘问着个头比她高出很多的男人。

“为什么要来？”

他用手机打字：养活自己。

“你可以做其他的工作，为什么要来？”南珍想找个能长久工作的，而不是来几天新鲜劲过了就辞职的人。店里收过太多那样的人，不仅没有减轻工作量，还因为常常换人而手忙脚乱。

她无意冒犯，他却收回了手机，大概是觉得她问得太多，转身就要离开。

真是酷得不行……

“等等！”南珍唤住他，她现在确定，他是真的需要这份工作。她朝他摊手，“身份证拿来。”

他却没有动，南珍讪讪地解释道：“我刚刚没有冒犯你的意思。”

他似乎接受了这一解释，从皮夹里拿出身份证，南珍偷偷看过，他皮夹里还真是没有大钞。

照片里的男人秀气得像个女孩，男生女相，书卷气很重，安静地看着镜头，他的名字叫则冬。

南珍又领着他出来，叮嘱阿彬带他熟悉环境。阿彬好奇地问他：“你从小就不会说话了吗？”

则冬有几秒钟的走神，随即点点头。

直到甜点师在后厨做完了所有的杯子蛋糕，南珍才想起来问则冬：“你现在有住的地方吗？”然后就看她家新来的伙计一脸淡定地摇了摇头，表情特别难以描述。

南珍想了想，在仓库里腾了个地方摆上床，床尾就挨着她的小办公桌。她说：“这个房间白天就是我在用。你住这里吧，晚上顺便给店里守夜。”

则冬静静看了一会儿简易小床，南珍略有尴尬地说：“不喜欢？那就算了。”

谁知他又点点头，往床铺上坐了坐，手指摩挲崭新的床单，看起来又好像很满意。

南珍与阿彬耳语：“你男神到底是个什么意思？”

阿彬笑眯眯地说：“好想变成那条床单哦！”

这时风铃响起，南珍给了阿彬一个爆栗：“变你个头，给我出去招呼客人！”

阿彬柔软地飘出去，则冬给了南珍一个安静的侧脸，看起来青春得不可思议，实际上他身份证上的年纪却明明比南珍大了好几岁。

晚上阿彬缠着南珍要给新人办欢迎会，正巧则冬走过来，阿彬一把抱住他手臂，晃着说：“则冬哥，等会儿我请你吃烧烤怎么样？”

然后，南珍看见则冬默默挣脱了被阿彬抱住的手臂，摇了摇头。阿彬还要再贴过去，就发生了更令他心碎的事情——则冬居然往后退了两步。

阿彬只好站在原地不动，劝说：“我知道一家店，手艺特别好，你就去吧，啊，一起去吧！”

则冬还是摇了摇头，进了仓库。南珍从吧台走出来安慰要哭的阿彬：“人家不喜欢肢体接触，你以后注意点就行了，他人还是不错的。”

阿彬挺起小胸脯骄傲：“我的男神当然不错。”

南珍笑着揭掉招聘海报，关店回家。

这个叫则冬的男人就这样在南珍的咖啡店里安顿下来，南珍一开始安排他在后面搬货，可偶然发现了商机。

“则冬，倒水。”

“则冬，上菜。”

“则冬，收桌。”

阿彬见不得他男神受累，抱着个托盘要过去，被南珍吊着衣领拎回来，低吼：“别捣乱！”

则冬不会说话，所以看起来就格外老实好欺负，他弯着腰收拾桌面，侧脸迷倒一早来抢座位的各位观众。周围的小圆桌常常传来相当不含蓄的惊呼：“哇，好帅！”

南珍得意地眯眯笑，她一次次用各种借口把人唤到前面来招蜂引蝶，倒是阿彬渐渐被推到了后厨。则冬忍了又忍，终于走到南珍面前，表情严肃极了，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。

“干吗！”南珍眼睛瞪得比他大。

他指了指后面，表示自己只想待在那里。

南珍将刚刚煮好的咖啡放到他手边，赶苍蝇似的挥了挥：“不要挑剔工作岗位，小同志，你是一根钉，哪里需要钉哪里。”

老板不同意，则冬只能原路返回，将那杯热咖啡送到一个小姑娘手里。

“谢……谢谢。”小姑娘在同伴的羡慕目光中哆哆嗦嗦地说出话来。

则冬略微颌首，留下一个背影。店里又爆发了一轮惊呼，南珍低头算账，这个月到目前为止营业额增长了百分之三十！

很快便到了午饭时间，被南珍随意呼唤了一个上午的则冬，冷着脸拿着自己的那份午餐，蹲在了后门小巷里。手长腿长，穿得随意却另有一种味道，吃饭前先是望了望蓝天和太阳，像是某种仪式般，最后才慢慢吃起来。阳光肆无忌惮地洒在他身上，将他的发丝染成金色。

南珍觉得她家伙计真心是一个怪人，那么热的海边，他每天长袖长裤，明明是很怕晒的类型，却又那么的喜欢太阳。他会将白衬衣的领口扣到最上面，与短裤背心的阿彬形成鲜明对比，却丝毫不觉得自己跟阿彬有什么不同。

禁欲极了，这是南珍从阿彬那里学来的新词语。

午后，店里来了一批新的客人，则冬绕过南珍往仓库去，半路却被拦下，南珍指着吧台说：“下午你负责收钱。”

一位帅男立在店中间，小姑娘们你们想怎么看就怎么看，千万别跟姐姐客气啊！

可则冬却摇了摇头。他拉着南珍的袖口走进仓库，朝她伸手要身份证，他不干了。南珍没想到这家伙脾气这么大。

“哪里还有你挑剔的地方？我又没有虐待你，你现在不能辞职！”

则冬不管不顾，还是朝她伸着手。南珍也生气了，强扭的瓜不甜，给他结了这几日的工资，一拍两散。

阿彬没了男神，仿佛没了骨头。南珍之后的日营业额一落千丈，惨淡到她想流泪。

强撑了几日，南珍终于爆发，唤来阿彬。

阿彬忍不住要偷笑，南珍哼了哼：“笑什么笑？给我把人带回来！”

阿彬正要出去找人，就和则冬在门口撞上了。他站在门口，静静地看着南珍。南珍傲娇极了，什么也没说就去了后厨。阿彬赶紧将人哄进来，说：“老板正要去找你呢！你的房间她还给你留着呢！”

阿彬顿了顿，补充道：“南珍姐其实是个好人。”

则冬就这么回来了，南珍再让他跑堂，他也没有意见。他在前面倒水、送餐、收拾桌子，小姑娘们的眼睛全黏在他身上，他一直很不习惯。还有胆子大的，会趁他送餐时偷偷摸他的衣服和手，跟他说话：“哥哥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哥哥你电话号码是多少？”

则冬会很快地把手拿开。他站在水龙头下，用力冲刷指尖，然后两手泛红地继续工作。

“则冬……”南珍唤住他。

他扭过头，眼里没有一丝情绪。

南珍想说点什么，但眼尾瞄到账本，她又妥协了，挥挥手：“去吧。”

则冬如一个战士，重新回到战火中。

阿彬斗胆进言：“老板……”

“闭嘴！”

她知道的，他是没有钱了才会再回来。这里包吃包住又有她那么好的老板，他怎么可能不选择留下？算了，月末给他加工资好了，她不是个吝啬的人。这样安慰自己一番，南珍就又能看着则冬被各种调戏了。

则冬从不说话，一开始女孩们以为这帅哥只是酷，还打赌谁能让他先开口，但最后都没能得逞。后来也不知是怎么了，就都在传则冬不会说话的事。

南珍把阿彬堵在后厨逼问：“你说出去的？你有没有脑子啊？多伤人啊！”

阿彬哭了：“呜呜呜，她们好坏，我不说她们就掐我！”

南珍黑着脸：“不许哭，你还有理啊！”

阿彬捂住嘴，南珍看见他胳膊上的紫青，难怪最近都穿长袖来上班，她还以为他是在模仿男神。南珍重新坐到吧台后面，眼尾扫过店里的几桌客人，只要则冬过去添水，那些人就背着他窃窃私语：“哎哟好可怜，太可惜了……”

南珍一掌拍在台子上，砰一声，那些人立马就安静了。

“过来！”南珍看着则冬。

则冬也看着她，走过去时被抢走了托盘，他有些疑惑，南珍看了他好几眼，不敢相信他居然没有生气！

“她们都在说你。”南珍抬了抬下巴。

他点点头，所以？

“你不生气？”

还是点头。

南珍确定，他是真的没把那些伤人的话语放在心里。这个人，有时脾气大，有时心

也很大。虽然他不介意，可南珍却没办法不在乎，她觉得自己犯了个很大的错误。

“到后面去待着，我没叫你，不许出来。”说着，她端着一个大茶壶给客人添水。

咖啡店的后院有一块花圃，是很早以前某人特地圈起来给她养花的，可惜南珍虽然是个女儿身，却对花草没什么耐心。正经的花草不长，野花野草却长得不少，看起来颇有些梵高的风格。

从最开始的那一批盆栽被她养死后，这块地就空了出来。现在这块花圃居然成了则冬最喜欢的地方，他从仓库角落里翻出废弃已久的花盆，将野花野草移栽，每天勤劳浇水，等南珍发现时，竟已形成了一定规模。

则冬看了看她，见她认真的，就听话地跑到后面花圃照看他的几朵小花。

客人们不乐意了，让南珍换则冬过来服务。南珍说：“我家伙计从今天起就不伺候各位了。”

她边说边给杯子里倒水：“哦，你们要说见不到我家伙计就不来光顾了吗？那咱们缘尽于此，以后各自珍重。”

此刻，前面战况激烈，后面却世外桃源。阿彬一直在偷看，听到他家老板的霸气台词都笑了，噤噤跑到后面拍了拍则冬想要告诉他。然后见则冬很不习惯地又离他两步远。

阿彬道：“啊啊，忘记了，抱歉则冬哥。”

则冬摇摇头，表示没关系。

“那些人走了呢。”

则冬没回头，继续给小花浇水。

“老板娘一个人在外面跑堂。”

他给小花除杂草，剪去多余的枝丫。

阿彬见他很忙，不敢吵他，挠挠头走了。男神的世界，他不懂啊！惆怅！

则冬回过头，看见阿彬背影，垂手摸了摸嫩嫩的花瓣。

在他曾经生活的地方，养的全都是带毒性的植物，越是长得漂亮，毒性就越是强烈，一不小心，手指头就会被吃进去。而这里不一样，他仰头望天，阳光虽然刺眼，却令人珍惜和艳羡，伴着海风，可以听见一个女人在店里说：“慢走不送！”

她虽然看起来挺有气势，声音却意外地有些绵软，所以说话时总是瞪圆了眼睛像在强调着什么。

一只硬壳飞虫落在绿叶上，则冬捏起那斑斓的小东西，这是害虫，以绿叶为食。外头南珍的声音消停了，等则冬再转身，就看见她靠在门边看了他很久。他用指腹捏着小虫，表情干净无害，前额被头发软软地盖住。

“小伙子，你该干活了，别偷懒。”南珍说。

则冬松手，小虫飞走。

他又重新回到了后厨，没有了太过于火热的目光，他感到自在多了。

不久，店里的烤箱生病了，正在烤着的蛋糕都变成了黑炭，满厨房的焦味。南珍急忙往修理店打电话，可电话一直占线。她愁眉苦脸地说：“这可怎么办？今天还要往酒

店送甜品，时间来不及了！”

则冬默默蹲下来查看生病的烤箱。

“你会修？”南珍诧异极了，这是捡到宝了啊！

则冬问她：“说明书还在吗？”

南珍摇摇头，他也不慌忙，跑去吧台上网查资料，难得在店里露个头，把今天到店里来碰运气的姑娘们乐坏了。他兀自安静地坐在那里，丝毫感受不到那些火辣辣的视线。南珍心情复杂地摸着烤箱，有点想哭。

则冬很快拎着工具箱回来了，一言不发地开始做事。南珍也不知怎么的，就站在一旁哭了起来，但又怕被别人发现，掉一滴泪就赶紧用手抹去。则冬倏地回头，正好看见一颗眼泪滴在她的鞋尖上。

南珍哭着吼：“看什么看！”

他转回头，不再随便转身。

半个小时后烤箱被修好，则冬捏着一截炸开的线管先离开了厨房。他的手沾满了油渍，站在水池前怎么也洗不干净。店里的甜点师傅试了试，还真行了，赶紧把蛋糕送进去烤。南珍去仓库开了一罐洗手液递给则冬：“喏，用这个洗。”

则冬拿过来，先是细细地看成分表，然后闻味道，最后南珍不耐烦了，在自己手上挤了一点用力搓泡泡。则冬知道自己刚刚那样有些怪，马上学着南珍的样子，挤出绿色的洗手液在掌心搓开。两人的手同时放在水龙头下面，南珍就要抢着霸占上面的位置，手上的泡泡都冲到则冬手里，他见状马上移开手，要等南珍洗完他再洗。南珍难得好心要让他一次，却见他摇摇头，表示自己可以等到最后洗。

“我没骗你！”她张口说话，嗓子哑哑的还有哭腔。

可则冬就是不从，举着满是泡泡的手立在太阳下。南珍发现他的白衬衫上也沾染了一些机油。

则冬洗完手跟她表示要尽快买新烤箱，旧的那个坚持不了多久。南珍叹了口气：“能用多久是多久吧。”

她不舍得。

果然不出所料，第三天烤箱就彻底报废了，南珍让则冬再修修，则冬摇摇头，表示无能为力，南珍不信，打电话让修理店的人过来，来的人敲敲打打一会儿也摊手表示：“修不了了。”

南珍眼眶湿湿的，吸着鼻子跟则冬说：“哎哟，好像感冒了，那个，你下午跟我去买烤箱啊！”会修就一定会选，南珍这样认为。她再也不要买二手烤箱了，南珍这样决定。

汀城老街有专门卖厨具的店铺，南珍开车带则冬过去，她的腰不怎么疼了，又换上高跟鞋，开车时竟然光着脚，脚趾甲一片片是彩色的。

卖厨具的老板娘眼尖得很，老远看见南珍的车，她从车上下来，另外一边竟然又下来了一个陌生的男人，两人边走边说着什么。她急忙跟旁边商店的阿姨八卦：“哎哎快看，那不是南珍吗？那个男的是谁，男朋友？”

阿姨织着毛衣眼皮都不抬道：“不可能。”

“也不是不可能，宋权都死了这么多年了。”老板娘低声说。

阿姨织毛衣的手停了下来，说：“也是，宋家小子当年走得急，其实她也不算过门，照顾了‘送福气’和连香玉这么些年，够了。”

正说着，南珍笑脸过来唤：“朱阿姨，我来买点东西。”

朱阿姨就是卖厨具的老板，大家街坊邻里这么些年，都是看着南珍长大的。她赶忙推了推另外一个织毛衣的阿姨，直起腰堆起笑脸：“南珍来了啊，要买点什么？”

南珍一头扎进店里选花了眼，扭头朝则冬招手。则冬进去前看了看坐在小竹凳上织毛衣的阿姨，正巧跟阿姨看了个对眼，阿姨的手缓了缓，心想：哪来这么好看的男娃娃？肯定不是本地人。

阿姨的脚边蹲着一只黑猫，喵喵叫着竖起尾巴。则冬倏地就蹲了下来，一人一猫深情对望。朱阿姨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南珍：“南珍啊，这是你男朋友？”

南珍勉强笑了笑，回道：“阿姨你说笑了，他是店里员工。”

朱阿姨嗔道：“还不好意思跟阿姨说实话！你店里什么时候有这么一号人我怎么不知道？”

南珍低着头看碗盘上的花色：“真的是员工，新来的，会点电工，我让他来帮我选个烤箱。”

说这话时，则冬进来了，他静静地立在她身边，看着南珍弯下的脖颈。

“哎哟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真打算一辈子给宋权守寡啊？再说了，你当年连婚礼都没办完，根本不算是宋家的媳妇，阿姨心疼你的，你自己也老大不小了，得为自己考虑考虑！”宋阿姨抱了一沓新瓷盘出来让南珍选，说话时一直看着则冬，悄悄与南珍耳语：“这个不错，个子高高的，人也好看，你们俩很配的！”显然，她是没有把南珍的解释听进心里。

“阿姨。”南珍打断她的话，“我想起来店里还有事，下次再来吧。”

她要走，却被他拦住，她倔强地抬起头，眼里有水光。他看着她，淡淡摇了摇头，从她身边擦过，将每一个烤箱都仔细看过。

宋阿姨热情地向则冬介绍各种款式的性能和价位，其间还冲南珍眨了眨眼睛。南珍站在原地，看着那背影，不由得想起了宋权。

曾经，宋权带她来选烤箱，那时她还是只穿布鞋的小丫头，朱阿姨说有个八成新的烤箱可以便宜卖给她，宋权笑着让抠门的朱阿姨多送了两只碗。

回家的路上，宋权说：“小南，预祝你开业大吉，这个烤箱是哥哥送你的礼物。”

她仰着头看宋权，宋权笑着说：“没关系的，这个月局里发奖金了，我没告诉妈。”

那个月底，宋权如数上交工资，连香玉唠叨着：“整天累死累活连个奖金都没有。”

那时，她的手心都是汗，怕被连香玉发现宋权的奖金都用来给她买烤箱了。宋权冲她眯着眼笑，只是那个笑容渐渐变得很模糊。

则冬走回南珍跟前，见她在发呆，非常勉强地用手指戳了戳她的手臂，然后飞快移

开，在裤子上蹭了蹭。

“嗯？”南珍回过神来，则冬指着自已选中的那一个。

朱阿姨说：“这小伙子真会选，南珍啊，这个好，虽然不是最新款，但最耐用，也省电，温度上升得也稳定，冲着这小伙子，阿姨给你打个折扣，你可不能出去跟人说哦！”

南珍想再说得明白一些，但这些阿姨好像并不在乎她说的话。黑猫慢慢踱过来绕住了则冬的脚，门口织毛衣的阿姨在唤：“咪咪，咪咪过来。”

可黑猫不肯，喜欢挨着则冬。则冬来这里的任务就是选烤箱，选完了他的工作就完成了，引着猫咪往外走。南珍咬咬牙付了钱，朱阿姨一副“看吧我就知道是这样”的神情，还想从南珍这里套出更多内幕。

“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”朱阿姨问。

“阿姨我先走了，下午能送货吗？我赶着一批订单明天要给人送过去。”南珍说。

“行啊，等等就给你送。”有了这句话，南珍赶忙离开了那里。

则冬跟着她走，黑猫跟在脚后，他停下来抬了抬下巴，猫咪老实地回到主人脚边坐好。上了车，南珍飞快地将车驶离这个地方，在一片空旷广场急刹车，扭头就冲则冬吼：“你是笨蛋吗？我让你走你怎么不听话！买什么买？还买什么狗屎！”

则冬轻轻地眨了眨眼睛：“我们是去买烤箱，不是狗屎。”两个频道不一样的人说起话来都很费劲。

南珍握着方向盘的手都在打颤，则冬问：“你不喜欢我选的烤箱？那就回去换一个。”

南珍低着头：“你闭嘴。”

则冬收起手机。

他不懂这些家长里短，所以可以毫不在意，但南珍已经预料到未来。

吃过午饭烤箱就送来了，则冬仔细检查完，就去后院给他的小花浇水，只听见南珍在里面大吼一声：“有新家伙了，开工开工。”

南珍还跑出来冲他吼：“喂，开工不许偷懒！小心我把它全都拔光！”

她冲得太猛，与站起来则冬撞到一起，则冬迅速拉开距离，好像南珍身上有什么致命细菌。南珍迅速做出“你身上好脏好臭是我先嫌弃你”的表情来，小退两步。

则冬将她的脸看得一清二楚，然后表情诡异地抽了抽嘴角，可能是在笑，把南珍惊呆了。她从没见过他的那张脸除了面无表情还出现过其他任何表情。

他站起来时如大树，遮掉了南珍眼前的刺眼阳光，只剩下清凉。其实流言也就这样，不堪一击，只要不在乎就好了。

“喂，你不要笑，太可怕，会吓到小孩。”

“喂，让你别笑了，你还抽抽什么啊！”

“喂，你疯了吗？”

阿彬从后厨跑过来，就看见他家老板小小一只被笼罩在男神的投影下面，张牙舞爪气势汹汹，可他家男神却依然抽抽着嘴角。

忽然，南珍放松了肩膀，低头看他们俩的倒影，日头已经偏西，这样看起来她的影子竟

然比他长了不少。她重新仰头看则冬，说：“你还是多练习一下吧，总会笑得好看的。”

前一天，南珍带着个男人上街买东西，隔天，消息就满天飞了。

宋福七气冲冲地推门进来：“你换个伙计，别人把你说得太难听了。”

南珍早已预料到会这样，她平静地看着桌面，桌面下，她一直在玩手指。

换伙计？

那么，她要到哪里再去找这样一个脸蛋好、会养花、肯做事的帅小伙给她增长营业额？

她的沉默让宋福七不敢相信，南珍什么时候有不听话过？所以，外面那些传言就是真的咯？宋福七顿时涨红了脸，正巧，则冬抱着一袋面粉从仓库出来，一点都不关心这里的气氛。

宋福七看起来很生气，连香玉做和事佬，拉过南珍的手轻抚，说：“你就听你爸爸的话，换一个伙计又怎么了？我们也是不想让你被人说得太难听……”

换作别人，南珍早就先拍桌子再大吼，老娘行得端正，有什么让别人说难听的？可对宋福七和连香玉，她就格外有耐心，她说：“爸，当初他过来做事我们是签了合约的，他做得挺好的，没有犯错我怎么解雇人家？”

宋福七哼了哼：“你还不舍得了是不是？”

这话一出就难听了，连香玉忙做解释：“你爸都是为了你好，南珍啊……”

南珍深吸了口气，笑着说：“爸我知道，你都是为了我好，我现在行得端正，根本不怕别人说，而且突然换伙计，就更是坐实了那些话。”

这话不错，在家里，宋福七是主心骨，连香玉什么都听他的，所以她现在也就看着宋福七。宋福七其实特别想发火，他今天出门下棋，一局未了就已经被追问了好几次，最后他输了棋局，输掉了最喜欢的那只鸟。他能坐到现在只是因为这里是外面，人来人往的吵起来不好看。

则冬不知又要去仓库里翻什么，路过时听了耳朵，很意外南珍这时的好脾气。会在车上骂他狗屎的南珍，和现在的南珍……好像不是同一人啊……

南珍压低了声音跟二老解释：“其实你们不知道……他有残疾……”

连香玉没忍住地小惊呼一声，宋福七骂她：“你吵什么吵，听话都听不全！”

连香玉闭紧嘴巴，南珍说：“他不会说话的，我不收留他他会饿死的，而且他来了以后，海边的小姑娘都喜欢到我店里来，生意好得不得了。”

既然影响到了生意，宋福七就不那么坚持了，而且在他看来，一个哑巴，南珍怎么会看得上？

南珍说：“妈，我心里都有数的，你身体不好就别想这么多了，我明天陪你再去抓几服中药调养好不好？”

宋福七看着南珍，不说他家南珍长得什么样，单单这一家咖啡店，加上每个月饭店的蛋糕订单，放眼整个汀城，有谁比他们家南珍条件好？他日防夜防，就是怕南珍找了坏人，会苦一辈子。现在他彻底放心了，一听要买药，就说自己最近有些燥热无力，也要抓补药。

南珍笑着说：“当然，也给爸爸补补身体。”

宋福七还说：“最近花鸟市场有一只小黄雀很漂亮，明天你顺便带我去看一下。”

南珍好脾气地一一应下，然后开车送二老回家。

阿彬一直在吧台竖着耳朵偷听得不亦乐乎，这边南珍刚走，他猛一转头，发现则冬站在暗处，将刚刚的那些对话听得清清楚楚。

“其实你们不知道……他有残疾……”

“他不会说话的，我不收留他他会饿死的，而且他来了以后，海边的小姑娘都喜欢到我店里来，生意好得不得了。”

阿彬慌张极了，一直小心看则冬脸色，但则冬只是借过，拿走电脑旁边的一块抹布。

第二天，南珍没来店里，打电话过来时阿彬正在收桌子，是则冬接的电话，南珍喂喂两声，见没人应，就问：“是不是则冬啊？”

则冬站在原地，来喝咖啡的小姑娘们偷偷举着手机，他立刻低下头，侧了身子。

“我叫了一批货，等送到店里你点一下，数量对了就搬到仓库去，直接签单就可以。另外帮我跟师傅说下午答应送的订单要提前两个小时，需要提前准备……”

她兀自巴拉巴拉说完了，电话那端还是静悄悄的，只听见阿彬在说：“美女，抱歉哈，我们店里不允许拍照的。”

南珍皱着眉毛：“谁让你跑前台来的？赶紧给我到后面去！”

则冬还是很安静，他听见她那边吵吵嚷嚷的，还有叫号码的声音。南珍躲在角落里骂道：“你让阿彬跟那些小妖精说，给你拍照是要收费的，老娘目前还没开展这项业务！”

则冬听完挂了电话，把南珍交代的事情用手机打字拿给甜点师傅看，然后送货的来了，他将东西整理进仓库。阿彬端着一杯冰牛奶一块冰帕子等在仓库门口，见则冬忙完了，迎上去给他擦汗递水，说：“刚刚是南珍姐的电话吧？南珍姐每个月都要带老人去看病，要花好多钱呢。”

他顿了顿又说：“其实他们根本没病，就是穷折腾……”

南珍……宋南珍？

则冬走到吧台后面看了看营业执照。

南珍。

阿彬悄悄跟则冬八卦：“南珍姐啊其实是……”

则冬没有要听这些八卦的意思，转身去后厨洗杯子。阿彬咂巴咂巴嘴，话说到一半没说完好难受哦。

这种情况已经好几年了，南珍和宋家老两口，是这一带人们最喜欢拿出来聊的事情。但无论别人再怎么讲，日子也还是要一天天地过下去。南珍下午就来店里了，先看了看抽屉里的进账，再让则冬陪着她去送蛋糕，一天很快便过去，晚上锁门前，她踮起脚玩风铃，说：“则冬，明天早晨早点起来，跟我一起去菜场。”

则冬正在拖地，他微微弯着腰，听她翻着手机自言自语：“以前那家店换老板了，不给我们送菜了。啊，你明天就……六点吧，六点我过来接你。”说完抬起头，发现则